

宋
論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船山遺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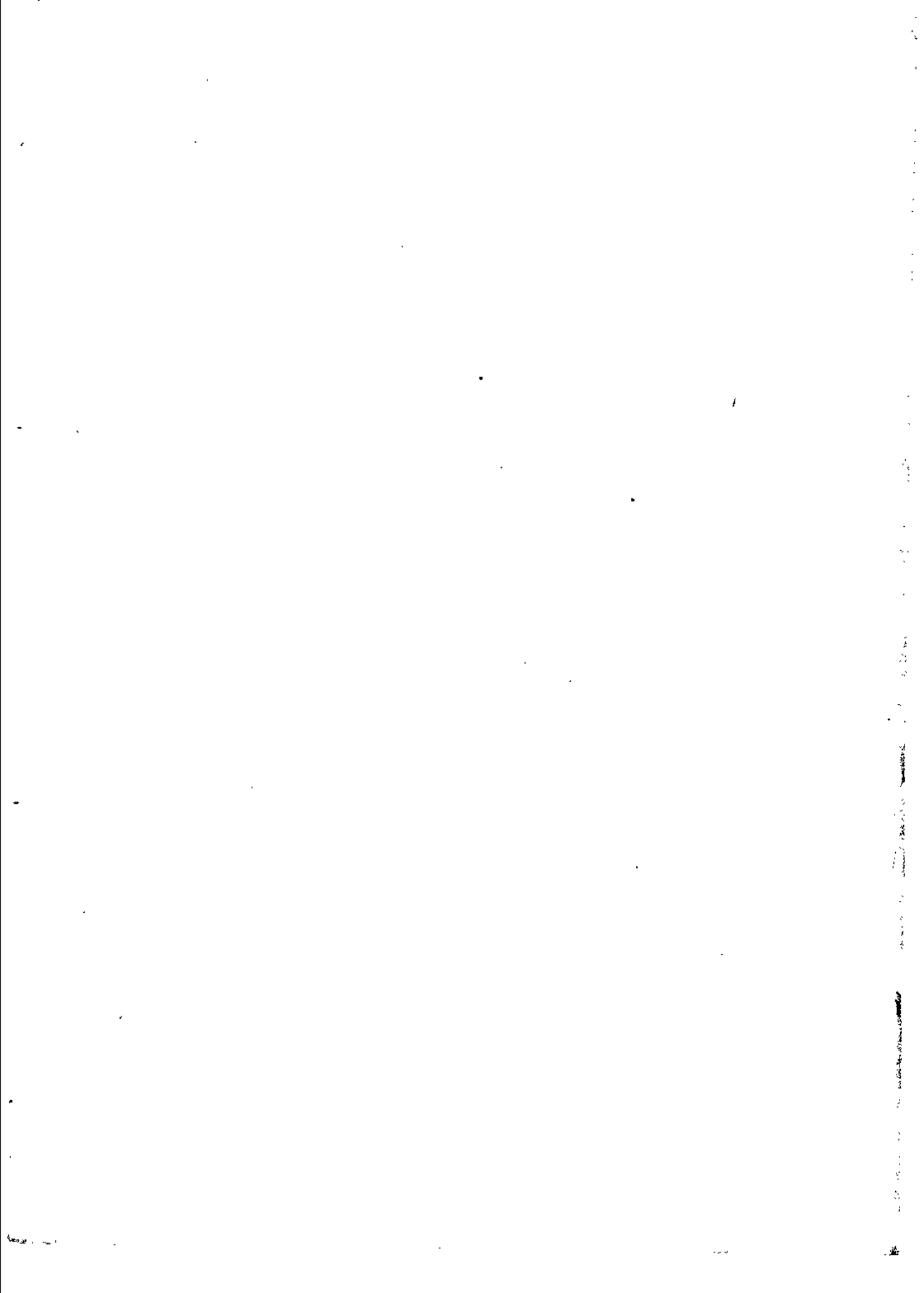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寧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衡陽王夫之議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寧，政用又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謀，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以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鑿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鑿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為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淦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即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阡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載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誼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謀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為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為天下君矣。而凡所降禘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且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

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有據守一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啓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曠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為為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威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寧之心，勃然而發，與怵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致，而信其無敵，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為養子，石敬瑭之為愛婿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嚴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且秦秦楚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蠹陵噬搏之氣，痿衰廢微，以消釋於無形，威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

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七轡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啓甲拆繫回於宋祖之心不自慈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弈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衆望丕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衆已望絕於冲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衆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夫通之賢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憚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旦頓頰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卽豪華乎故曰賢死以

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竝肩矣繼所竝肩者已而頰首矣終所頰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鶴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鎮置殿中使嗣君卽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威德也不能德之威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各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微帶也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勸矣讓頑者無可逞矣己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贖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戰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威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威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素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

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歷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媿媿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是爲王政而俗之偷吏之賈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歷而議論始興逮熙寧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滄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較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允張璠李璣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尙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酣倡佻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恆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愈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驕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蠶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

標榜驚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熾曹孟德惡其競而任崔炎毛玠督貴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買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惟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奮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還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土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於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自己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土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聲以翔齋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啓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於東遏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婦婞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爲己德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

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爲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士在巖穴者以長吏爲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爲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爲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於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明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濶榮濶昌昌莫感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爲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爲恩而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爲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爲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心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於與下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終其身爲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繇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心使相攜貳越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於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閒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

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草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爲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仁者痿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靳爲己得也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搥鼓盲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於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爲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情情之忿啣啣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爲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英雄欺人爲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羣情以思豫制私利之編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即其使人爲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蕩嬉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爲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伺官箴之汙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迄乎亂興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覩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詹詹之智以與天下鬪捷未有能勝者也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爲密而豈果能密邪趾未離乎禁闈期已洩於近倖形一涉乎通達影已徹乎窮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彼之伺此也無朕於是懷私挾佞者飾慧爲機行詔以憑醜正而相訐黨姦而相變面受其欺背貽其笑激怒枯恩而國是不可復

詰矣。卽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一行之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偶得之小民者，無稽弗詢，溢美溢惡，遂信爲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睿，以定黜陟，以衡興革，以用賞，以權取與，而羣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詭道相要，而坐受其蠹。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振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乂，冢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通其所窮，疏其所壅。於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情，天子垂旒纒而坐照之，以無遺。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其衆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憑坻一往之情辭，不屑聽也。而沉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古之聖王，詢芻蕘，問工瞽，建鞀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爲己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愈密，聽愈惑，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卽不微行，亦豈有攘臂相仍，以奪其所奪於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維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年。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絕其世，有不可絕者在也。禪雖闢，皓雖處，非稱兵首難，淪亂天紀者，降爲臣僕，足償其愆，而惡容殄滅乎。李煜孟昶，劉鏡，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賓恪之禮，非其所應得者也。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間，偷以自王，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爲皂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雖然，貴蜀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奉正朔於汴維，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服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朱溫，賊也。李存勗，石敬瑭，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燭，乍踞其位，猶螢之耀於夜也。剖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維之墟，爲唐故宮之址，乘虛襲處，而無識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納土稱臣，以戴爲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溫孟知祥，劉巖之與朱李石劉，相爲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若夫因亂竊立，窮蹙而俘，宜膺王者之誅，則抑必首亂以劫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揜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鶻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倣擾天紀，以殃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竇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旣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仁果，侍戎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狐媚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於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於亂。

者也。故雖或降附而棄街之懸。邱民咸快。其與蜀粵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矣。王者上溯天心。下軫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徐溫佐楊行密以禦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擁百粵。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疆。孟知祥即不據蜀疆。石劉惲惲以偷立契丹外僞。諸鎮內訌。救死不遑。固無能越劍閣以綏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得罪於天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衆潰而後降。苟非殘忍。甚害以爲心。亦惡能以竇建德蕭銑之誅。遽理而逞其淫刑乎。天之所怒者。首亂者也。人之所怨者。疆爭者也。仁有不可施。義有不可變。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

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即其禦我者。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豈其信爲果然哉。懷不可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於是坐受其窮。唯明主周知得失。禍福之原。秉無私以照情僞之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辯窮矣。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辯遂窮。是其爲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爲受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勞佚鐵飽之勢。既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於疆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於散地。況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杏嶂重崖。以東迤於海。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奚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

魏而不能守幽州乎。憂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之。徒不憂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既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之事。則雖不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絲漢以來。踞燕山以扼北邊。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慮之遠者。亦知其所可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於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掄選有方。委任之以誠。駕馭之以禮。則雖百年以後。之干城。皆早卜其勳名之不爽。何事於曹翰。督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斬復其故宇。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投之戎敵。以免爭戰之勞與。故普之說。口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躕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於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士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疆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職中原。則趙氏之宗祏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踣嗥嘶於閭闔。而甘於縮縮者也。不亦可爲大哀者乎。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綰。陳稀。彭寵。盧芳。唐則始於安祿山。終於劉仁恭。父子。然方躍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闌入之禍。消雖備強不戰。猶爲我吠犬。以護門庭。

也。迨及朱温屠魏博，李存勖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於河汴，而莫之能遏，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鰲之夫，而無難芟刈，即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難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爲吾藩棘，此之不審，小不忍而寧擲之敵人，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於棄割，弗能告人曰：吾之憂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於心，普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則畫河自守，鞭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置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惟此而已矣。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晚普而憤其軋己，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爲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惟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爲天下事盡歸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甚害其子弟，以固寵祿，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鰲與，則若光武之進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疆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心，而無陰鷲鉗伏之小知者也。故功臣退處，而世效其貞，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槩倚門，投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實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於普也多矣。險說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綱維，嗚呼！是可爲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於小廉之世，衆志惰歸，而能當大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梟雄之氣衰矣。江南蜀粵之君臣，弄文墨，恣嬉遊，其甚者淫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於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喋血以爭，如項羽、公孫述、竇建德、薛舉之幾勝，幾負而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泮渙矣。以此而驟與疆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鈕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遽下邪？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困於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於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躡伏，而不敢窺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烏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於楚，一得一失之幾，決於君相之疑信，非餘天下之彊弱，其當審矣。以普伎害之小慧，而宋奉之爲家法，上下師，壹於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惟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固未之思也。記曰：禮從其朔，朔者事之始也，從之者不敢以後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又曰：禮時爲大，時者情之順也。大之者不忍於嗜欲之已開，而爲鬼神禁之也，是故燔黍而有教，黍，捍

豚而有燔肉元酒而有三酒太羹而有和羹不廢其朔質也而將其敬不從其情則文也不違其時文也而致其愛不虧乎美則質也兼數而互成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盡之祭用蠶豆周制也夏殷以上固有不可盡致者矣不可致者無自而做爲之則以古之所可致者爲朔祭之用蠶豆劍俎敦彝做周制而備其器所以從朔而將其敬非謂必是而後爲鬼神之所敬也尊其祖而不敢褻文治也而質爲之誦矣太祖欲撤之而用當時之器過矣過則自不能晏然於其心而必爲之怵惕故未幾而復用之然而其始之欲用當時之器以順情而致養亦未甚拂乎道也敬然不愜而用祖考之所常御怵然中變而存古人之所敬陳皆心也非資聞見以做古徇流俗以從時也愛不忍忘而敬不敢弛質不忍虧而文不敢替故兩存之於其必兩存者可以察仁孝之動以天者矣雖然其未研諸慮而精其義也古者天子諸侯之事其先歲有禘時有享月有薦薦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祭以等降祭以文昭敬位未尊而敬不得伸薦以質盡愛苟其親者而愛皆可致夫祭必有尸有尸而有獻斯有酢有酢斯有酬有酬斯有饗周洽彌綸極乎文而不欲其相瀆故尊疊設元酒陳血幣燔牲升首太羹具振古如斯而蠶豆劍俎敦彝皆法古以重用其文而後尊之也至尊之也至而後敬無不伸若夫薦則有不必其然者矣薦非不敬而主乎愛主乎愛則順乎其時而以利得其情古之薦者所陳之器所獻之味無致焉意者惟其時而不必於古與其器習用而安之其味數書而甘之仁人孝子弗忍絕也則於薦設之焉可矣且夫蠶豆俎劍亦非隆古之器矣和羹燔炙亦非隆古之食

矣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於祭且然而况薦乎漢唐以下所謂祭者皆薦也未有舍今以從古者也惟不敢不以從朔之心留十一於千百則蠶豆相仍用志追崇之盛而古器與今器雜陳古味與今味互進酌其不相拂者各以其候而遞用之極致其敬愛必有當也而太祖未之講耳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然而其易之之情復之之心則固誠有於中懷然而不容抑者存也有王者起推此心以求合精於義而質文交盡存乎其人焉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也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寶之制可謂善矣雖然有說語云爲官擇人不爲人建官此覈名實求速效之說也非所以獎人材厚風俗勸進天下於君子之道也郡縣之天下其爲州者數百爲縣者千餘久者六載速者三載士人之任長吏者視此而已他則委瑣之簿尉雜流兼進者也以千餘縣歲進一人十年而溢於萬將何以置此萬人邪且夫歲進一人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必矣古之建國也其子男之國提封之壤抵今縣之一二鄉耳而一卿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食祿於國爲君子而殊於野人者且如此進而公侯又進而天子之廷凡其受田祿而世登流品者不可以紀故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文王之德且非是而無以寧也育人材以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於民而安於利士志於士而安於義勿抑其長勿汙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以敦厚宏雅迎天地之清淑者豈在循名責實苟求速效之閒哉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農以力爲賢力卽不勤

而非無其力。士以志爲尙。志卽不果而非無其志。士之知有善。猶工賈之知有利也。工賈或感於善。而旣已知利。必挾希望之情。士或感於利。而旣已知善。必忌不肖之名。爲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導之者。順屈抑之者。逆學而得祿者。分之宜也。苑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爲士者。限於登進之途。雖受一命。抑使遷延。珂坎白首。而無除授之實。則士且爲困窮之淵藪。則志之未果者。求爲農而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弄唇舌。舞文墨。銜淫巧。導訟訐。以搖蕩天下。而爲生民之大蠹。然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棋布。而觀之於射。進之於飲。一鄉一遂。皆有賓興之典。試於司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於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玉成之者。其道得也。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爲憂耳。吏之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無事焉。抑攷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興學校。典禮樂。治賓旅。浚祀事。候災祥。庀器服者。事各一司。司各數吏。咸以上贊邦治。下修邦事。勸相之以馴雅之業。而使向於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濫施於卑賤。貪叨獵取於貧民弱族也。則吏雖繁而治固不替。又何十羊九牧。橫加鞭撻之足憂哉。任之以其道也。興之以其賢也。馭之以其禮也。黜之陟之。以其行也。而賦稅獄訟工役之屬。無冗員無兼任。擇其人而任之。以專。則吏治之清。豈猶有慮而必芟之夷之。若芒刺在體之必不能容邪。乃若無道之世。吝於俸而裁官以擅利。舉天下之大。不能養千百有司。而金蝕於府帑。腐於筭粟。朽於窟。以多藏而厚亡。天所不佑。人所必讎。豈徒不足以君天下哉。君子所弗屑論已。

軍興芻糧糗糒。器仗舟車。馬牛扉屨。蒞器械具。日微日增。重以椎牛醜酒。賞功贖謀之費。不可殫極。未有儲畜未充。而能興事以圖功者也。於是而先儲其盈。以待事。謀國者所務詳也。雖然。歲積月累。希一旦而用。則徒以受財之累。而事卒不成。太祖立封樁庫。積用度之餘。曰。將以圖取燕雲。志終不遂。而數傳之後。反授中國於北敵。則事卒不成之驗也。積財旣廣。旣啓真宗驕侈之心。以奉鬼神。抑使神宗君臣效之以箕斂天下。而召怨以致敗亡。則財之累也。財可以養士。而士非待餘財以養也。謝元用北府兵以收淮北。劉宋資之以興。郭子儀用朔方兵以挫祿山。肅宗資之以振。豈有素積以資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手號召百戰而得天下也。蓋兵者用其一旦之氣也。用其相習而不駭爲非常之情也。用其進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勢也。恃財積而求士以養之。在上者奮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爲繼。在下者農安於畝。工安於肆。商安於旅。彊智之士。亦旣清心。趨於儒素之爲。在伍者旣久。以虛名食薄糈。而苦於役。應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無所歸而寄命以鋤口。國家畜積豐盈。人思獵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長。飾智勇以前。而坐邀溫飽。目睨朝廷。如委棄之餘食。惟所舐齧。而誰憂其匱。一日之功未奏。則一日之坐食。有各稍不給。而潰敗相尋。以起。夫安所得士而養之哉。錙銖斂之日。崩月拆以盡之。以是圖功。貽敗而已矣。且夫深習沈勇。決於有爲者。非可望於中材以下之子孫也。吾之積之。將以有爲也。而後之人不能知吾之所爲。而但守吾之所積。以爲祖德。其席豐而奢汰者。勿論矣。馴謹之主。以守藏爲成憲。塵封苔蔽。數無可稽。猶責壤入者無已。姦人乘之。竊歸私室。而

不見其虛變亂碎生猶將死護其藏曾不敢損其有餘以救禍迨其亡徒贈寇讎未有能藉一錢之用以收人心而拯危敗者財之累於斯酷矣豈非教積者之作法於涼哉天下之財自足以應天下之用緩不見其有餘迫不見其不足此有故存焉財盈則人之望之也賒財詘則人之諒之也定見有餘者常畏其盡見不足者自別爲圖利在我則我有所戀而敵有所貪利不在我則求利於敵而敵無所覲向令宋祖乘立國之初兵狃於戰而幸於獲能捐疑忌委腹心於虎臣以致死於契丹燕雲可圖也不此之務而竊竊然積金帛於帑散戰士於郊曰吾以待財之充盈而後求猛士以收百年已冷之疆土不亦迷乎翁媪之智畜金帛以與子而使訟於鄰爲達者笑奈何創業垂統思大有爲者而是之學也

宋初定開寶通禮書佚不傳大抵自唐開元禮而上至於周禮皆有所損益矣婦服舅姑斬衰三年則乾德三年從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贈則淳化四年允李昉之請贈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太夫人始而真宗天禧元年遂令所後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遂爲定制也斯二者皆變古制而得失可攷焉禮有不可變者有可變者不可變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後之無異於今而創爲萬世法變之者非大倫之正也可變者在先王之世尊尊親親各異其道一王創制義通於一必如是而後可行時已變則道隨而易守而不變則於情理未之協也人之大倫五惟君臣父子夫婦極恩義之至而服斬兄弟則止於期矣朋友則心喪而止矣其他皆君臣父子夫婦之推也舅姑雖尊繇夫婦而推非倫之正也婦人不貳斬

既嫁從夫者陰陽合而地在天中均之於一體而其哀創也深夫死從子其義雖同而庶子不爲其長子斬庶子之妻亦如之則非適長之不斬不視從夫而重雖夫歿無異一姓之中無二斬也是則伉夫於父而妻道盡矣推而之於舅姑不容不降也異姓合而有賓主之道焉故婦初執笄以見舅姑拜而舅姑答之生答其拜歿而服期君子不以尊臨人而廢禮所以昭人倫之辨也今之夫婦猶古之夫婦也則自唐以上至於成周道立於不易情止於自靖而奚容變焉若尹拙之言曰夫居苦塊婦被羅綺夫婦齊體哀樂宜同其言陋矣哀樂者發乎情依乎性者也人各自致而奚以同於夫哉婦之於夫其視子之於父也奚若父斬子期亦云哀樂異致非父子之道乎子之居喪也非見母不入於內則婦之得見於夫者無幾雖不哀麻自有質素祭不行而無饋饗亞獻感飾之服苟爲禮法之家亦何至被羅綺以與衰麻相閒乎婦有父母之喪夫不舉樂於其側緣情居約哀者哀而哀已節者固不以樂亂之亦無俟強與固哀而爲不及情之貳斬矣自宋失之而相沿迄今以瀆典禮此不可變者變而失其正也若夫爲人後者以所後之父母爲父母而不得厚其私親周禮也非周之盡一天下萬世於不可變者也夫周則有厚道矣天子諸侯則有世守卿大夫則有世祿仰承天職上事宗廟者相承也抑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以合族而勸家政故嗣國嗣位之適子與其宗子而未有子則必豫擇其昭穆之等親且賢者以建爲嗣大位姦窺危病邪伺不豫則爭亂繇此而作漢之桓靈唐之武宣聽廢置於婦寺之手其炯鑒已立後以承統而道壹於所尊不得以親闈之示所重

也後世自天子而外貴賤無恆奮身自致廟祧不立宗子不尊所謂爲人後者以私愛置以利賴干未嘗見貴游之子出後於寒門素封之支承嗣於寔室又况鄙滅於莒賈篡於韓之瀆倫敗化者相仍以亂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割其天性之恩以希非望之獲何有於尊親而執古以律今使推恩斬於罔極不亦悖乎若李昉者吾不知其何以出後於人而致青雲依白日極人世之通顯或懷啣哺之惠志覆載之恩曾不念位晉三公之身爲誰氏之身也其忍也乎哉非以世祿而受榮名非以宗祧故而爲養子前之失也補過未晚也且夫古非盡人而有爲之後者也故禮有無後之祭焉苟非宗子與有世祿廟祀不因己而存亡從子可資以繼祖則子之有無天也人不可以其僞於天而強爲駢拇枝指者也僭立後者非法覬覦以志親爲人後者非人古所不敢不忍者也奚容假古禮以薄於所生也哉今之後非古之後也李昉之請天禮之制變之正也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時也萬古不易者時之貞也其塞也時也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考三王俟百世精義以中權存乎道而已矣

將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則亦惟己之無私而他非所謀也將欲立長君託賢者以保其國祚乎則亦惟己之知所授而固不能爲後之更授何人者謀也故堯以天下授舜不謀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不謀禹之授啓也授禹而與賢之德不衰授啓而與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因其時行其志而上協帝心下順民志堯舜豈能豫必之哉吳壽夢爲四世之謀而僚死於光宋穆公爲三世之謀而與夷死於馮雜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亂之生應作於骨肉而

不可止宋太祖懲柴氏之託神器於冲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廷美三傳德昭卒使相戕而大倫滅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輸心於太宗之子而奉廷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堯舜不能必之於舜禹而已欲恃趙普之一人以必之於再傳之後乎變不可知者天之數也各有所懷而不可以強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於天以一人而取必於無定之臣民則天人無權而唯己之意欲聖人之不爲此也所以奉天而順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傳之弟與從子也不待吾之鄭重也如其不能則骨已朽言已蹇與聞顧命之趙普且笑我爲謀而況拜爵銜恩於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雖公而私觀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於衽席迨熙寧而後法以數民以不廉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紹多士之贊襄也卽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爲之繫括卽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爲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爲迥出者乎民之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爲之者其美不終非其道力之不堅而不足以終也其操心之始無根而聊資以用懷來之不淑不能久揜也文景之修此三者無餘力矣乃其慈也畜刑殺於心而姑忍之其儉也志存厚實而勤用之其簡也以相天下之動而徐制其後也老氏之術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人不愛其欺故王道至漢而闕學術之不貞者爲之也唐太宗之慈與儉非有異

心也。而無固志。故不爲己甚之行。以售其中懷之秘。與道近矣。然而事因迹。發言異衷。藏象。恩者幸。承其惠。偏枯者仍罹其傷。若於簡則非其所前聞矣。繁爲口說。而辨給奪人多其設施。而吏民滋擾。夫惟挾恢張喜事之情。則慈窮而忿起。儉困而驕生。惡能凝靜。以與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處鋒之術。以互於中。既機深而事必詭。有霸者假仁之美。以著於外。抑德薄而道必窮。及身不償。猶其才足以待之。不能復望之後嗣。固其宜矣。宋祖則二者之患亡矣。起行閒陟。大位儒術尙淺。異學不亂。其心怵於天命之不恆。感於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祿。尙需素者。一監於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賢。愚氓之愉快於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變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於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於仁義也。攷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紛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是以垂及百年。而餘芳未歇。無他。心之所居者。本無紛歧。而行之自簡也。簡以行慈。則慈不爲枯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爲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醜。無所做故。達情而不求詳於文具。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文景當之者。非也。老氏之支流。非君子之所願見也。太祖其庶幾矣。雖然。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於所厚。則慈亦非慈。侈者必奪於人。則儉亦非儉。文帝之伎淮南。景帝之削吳楚。太宗之手刃兄

弟也。本已削而枝葉之榮皆浮榮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趙普密譜之言。且不忍著聞。而亟滅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斷其惻怛之心。而不爲之制。廓然委之於天人。以順母而愛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漢唐之主。所安忍懷慙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無憂。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拆。而枝葉向榮矣。不忍於人之死。則慈不忍於物之殄。則儉不忍於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於道。務名而遠於誠者。所繇來遠矣。仁民者。親之推也。愛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廣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於心。一人之澤。施及百年。弗待後嗣之相踵以爲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後。太祖其迥出矣。

宋論卷一

衡陽王夫之議

太宗

錢氏之歸宋與竇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徼幸之心也更始既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爲盟主亦聊以固圉而待漢之再興其既得通光武也絕隗囂而助攻囂之師囂亡隴土歸漢融無私焉則奉版圖以入朝因而禮之寵以上公錫以茅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於草澤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之情也徒以西有彊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衆心何嘗有共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温篡則又北面事賊假温之力以擊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害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觀望其興衰而無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各爲助宋而投閉抵巇坐收常州爲己有僭僞向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搆土以來歸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於錢氏也不已過乎夫置人之情僞以審己之得失則予奪正絜己之愉怫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矣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粵蜀亦足以頡頏而未見其誦主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隱畫疆自守界岸有餘使不量力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勤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離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

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祿而立庭衆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女委故宮於茂草撤祖廟之樓櫓夫豈不有痛心於此者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即決於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思媚於一王因以保先王愍留之赤子俾安於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苛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力修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貴而弗貴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養兩浙之全力以爲高宗立國之基夫誠有以貽之也

不仁之人不可以託國悟而弗終託之則禍以訖不悟而深信雖悟而終託之亂必自此而興明察有餘而弗悟者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於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於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者子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閒而投巇承旨以勸之相忮相戕者則雖甚利於我而情不可測蓋未有仁未絕於心而忍教人以忮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爲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於忠謹而幾失之而於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腑曲爲引譬深爲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於忠謹而不得者求之於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憂疑以去若夫舉宗徠民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於是而楊素徐世勣趙普之姦售焉此三人者謀焉而當決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